

# 致敬袁隆平—— 一稻济天下！做一颗改变世界的种子

►20世纪90年代末,袁隆平在观察两系法杂交晚稻的生长情况。  
▼2019年,袁隆平被授予“共和国勋章”。



■本报记者 赵征南

细雨绵绵,湘水呜咽。

5月23日,湖南长沙,明阳山下,哀乐低回。袁隆平院士离开的第二天,通往明阳山殡仪馆的道路异常拥挤,前来为袁老送行的人们纷纷下车,手持黄白色花束,井然有序地冒雨前行。

袁老丧事从简,殡仪馆不安排接待群众悼念。但是,仍有大量民众自发来到殡仪馆外献花,明阳厅前已成花海,更是泪海。每个人神情肃穆,排队献花后依然久久不愿离去,又退到两侧静静地站着。一头,花束和信件高如小山,另一头,静寂的长队一望无边。

深爱袁老的人们,用最真挚的敬意感谢他。他们静静地凝望老人的遗像,照片里,袁隆平面带微笑,目光坚毅有神,虽然打着领带,但身上仍葆有一种中国农民的朴素气质。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。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,祖国终将记住他,人民终将记住他。

## “我是洞庭湖的麻雀,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”

整个长沙都在悼念他。

22日下午,天落细雨,长沙在哭泣。16时许,载着老人遗体的车辆,从湘雅医院出发,闻讯而来的群众脸上挂满了泪花,悲怆的他们随车奔跑,大声地呼喊:“袁爷爷,一路走好!”道路的另一旁,车辆静止,喇叭齐鸣,向这位共和国英雄致敬。

这是发自内心的悲痛情感,这又是中国人送别英雄最隆重的方式!

16时50分,车辆抵达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,这里是袁老的“家”。他的亲人,他的同事,他的朋友,他的学生,“家人”们早已静默于雨中,他们中的很多人来不及佩戴白花,来不及挂饰黑纱,哀伤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。

袁老去世后的第一个夜晚,大批群众来到殡仪馆门口守夜。90后外卖小哥徐先生一次次献上鲜花,他手机上排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。“以前的花单高峰往往是在情人节、七夕节或者‘520’。像这样给一位老人献花送行,还是第一次。”

不到一天的时间,长沙全城的菊花就断货了。

昨天上午,从外地赶来的悼念者越来越多。大学生网友“@响当当一粒豌豆”抵达长沙南站后发现,公交站台人太多,很多人从车站开始便徒步前行。“第一次经历这种送别形式的我,在今天看到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情怀,一种无声的共情和默契,一种正能量。”她说,“我们这一辈人从未体会过食不果腹、风雨飘摇的滋味,无法完全感知袁隆平院士作出的贡献,但我们同样可以尊敬他、爱戴他,我们是有血有肉、有思想有信念的一辈人。”

素昧平生,却依然十里相送,这是国之脊梁应得的殊荣。

整个中国都在悼念他。

他生活过和奋斗过的地方,江西、四川、江苏、湖北、海南、内蒙古……都在举办纪念活动。或许,根本不用一一列举,因为整个中国,从绵延平原到雪域山川,从滨海湿地到黄土荒漠,都刻下过老人奋斗的足印。

他的学生彭玉林将老人称为“活地图”。比如,有外省的人来看望他,他首先问对方是哪里人。听说对方来自哪儿,老爷子会立刻报出当地经纬度,并在得到对方肯定后,开始“进入正题”:当地能种什么水稻品种,采用什么模式育秧等。

上海,也同样留下了老人的足迹。

之脊梁应得的殊荣。

整个中国都在悼念他。

他生活过和奋斗过的地方,江西、四川、江苏、湖北、海南、内蒙古……都在举办纪念活动。或许,根本不用一一列举,因为整个中国,从绵延平原到雪域山川,从滨海湿地到黄土荒漠,都刻下过老人奋斗的足印。

他的学生彭玉林将老人称为“活地图”。比如,有外省的人来看望他,他首先问对方是哪里人。听说对方来自哪儿,老爷子会立刻报出当地经纬度,并在得到对方肯定后,开始“进入正题”:当地能种什么水稻品种,采用什么模式育秧等。

上海,也同样留下了老人的足迹。

一位松江区的农业干部回忆,10多年前,76岁的袁老带着他的超级稻,连续三年在松江田头示范种植,他坚持走遍各个基地,在田间小路上疾步如飞,他与农民及科技人员交流声音洪亮、中气十足……上海水稻产业体系首席专家、上海市农科院作物所所长曹黎明表示,袁老对上海杂交水稻十分关心和支持,今年上海杂交水稻“申优26”已经步入了全国推广的“高速路”。推广面积将超过30万亩,并有望每年保持10%以上的增长,“本来今年计划请袁院士来上海看看杂交水稻的最新发展”……

整个世界都在悼念他。

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、袁隆平的老朋友肯尼思·奎因发布长文:“随着袁隆平的逝世,中国和世界失去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农业科学家之一,而我也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朋友……袁隆平的遗产将在未来,为中国和世界几代人带去启示。”

从中国到美国,从亚洲到非洲,只要是长水稻的地方,人们会永远铭记他。

“我是洞庭湖的麻雀,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。”如他所愿,他真的做到了!

## “看到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,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”

昨天,拥堵的不仅是明阳山前的道路,还有向袁隆平致敬的舆论场。

“一日三餐,米香弥漫,饱食者当常忆袁公”“我们一定会好好吃饭”“今天晒光盘”……每一句留言或短或长、或朴素或生动,但无一不是凝聚着人民对他最真诚的敬意,无一不是流淌着人民对他最深切的悼念。我们爱他,因为他爱我们啊!

就在老人病危之际,他依然心系水稻。

袁老的儿媳甘女士哽咽地回忆,在老人还能讲话时,念念不忘的还是杂交水稻事业,希望学生们把杂交水稻事业发展好,把杂交水稻推广好。

医务人员说:“袁老每天都要问,外面天晴还是下雨?气温今天多少摄氏度?”“有一天,护士说是28摄氏度,老人立马急了,‘这对第三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!’”

就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依然放不下造福人类的事业。这样的场景,只是老人一生热爱党、热爱祖国,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的缩影。

袁隆平与农结缘,与农相伴,但他却不是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。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(即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),母亲华静是教会学校的老师。袁隆平在北平协和医院出生,得名“隆平”,小名“二毛”。根据出生证的记录,袁隆平由林巧稚大夫接生。

到考大学时,袁隆平决定学农。他曾告诉记者:“看到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,我是有点

雄心壮志的,立志要改造农村,为农民做点实事。我认为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。”

国家的需要,就是他的义务!他坚信,世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,可以战胜饥饿。

当时世界范围内,育种学界的权威观点是自花授粉植物自交无退化现象,因此杂交无优势现象。可袁隆平偏偏对“权威”产生了怀疑,他曾向记者坦言当时的心路:“我在安江农校就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农校的教师,而老前辈的很多专家都认为自花授粉的水稻没有杂种优势,我的压力非常大。但我对水稻的杂种优势有信心。大方向正确,通过努力,即使有挫折也不能轻易放弃,最终是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的。”

最终,他从洞庭早粳品种中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株。经过反复试验,他把初步研究成果整理,撰写出论文《水稻的雄性不育性》,在历史上首次揭示了水稻雄性不育的“病态”之谜,并正式提出了以三系配套方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和思路。

1970年,海南本地的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带着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,在一个长满野生水稻的水坑沼泽中发现了一棵“异常”株——那棵野生稻贴着地面生长,拥有败育的花粉。

袁隆平将其命名为“野败”。第二年,袁隆平惊喜地发现,野败竟然能将雄性不育保持下去。1972年,团队又种了几万株,全是雄性不育株。袁隆平终于看到了曙光。到了1973年,袁隆平培育出“南优1号”,并分别在湖南、广西试种。次年,喜讯频传,平均亩产超过500公斤。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。

三系法成功后,他在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——从三系法向两系法,再过渡到一系法,即由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亚种间优势利用,再到水稻与其他物种间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,程序由繁到简,效率越来越高。

对于自己在杂交水稻领域的贡献,袁隆平曾谦虚地说:“杂交水稻在中国虽是我带头搞起来的,但我认为我只是做了部分工作。我最初搞杂交水稻研究时,只是想搞个好品种,能增产粮食。现在,杂交水稻能够这样造福人类,产生这么大的影响,是我当初没有想到的,也是我最欣慰的事情。”

## 为了人们手中的“饭碗”,他倾其所有

“杂交水稻之父”,这样的光环对于任何想要近距离接触袁隆平的人而言,都是无形的压力。

2017年8月31日,为了采访袁隆平院士,本报记者一大早就守候在他下榻的酒店。从早餐厅远远地跟随,一直看着老人进入房间。紧张,心脏怦怦直跳,做了30秒的思想斗争后,记者也进入房间,当时老人正收拾行李,准备向机场出发。

“袁院士,我可以采访您吗?”记者问。

一旁的助理、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院士办主任辛业芸考虑到老人的身体,正欲婉拒采访,可袁老并未阻拦,面对一个年轻记者,还是回答了提问。

采访中,老人如同一个风趣的老爷爷,听到有人称赞他是“国宝”,他立马开起玩笑:“国宝是熊猫,我变成动物就麻烦了。”谈及自己的性情,他笑着说:“大学同学给我做过鉴定,爱好——自由,特长——散漫,合起来就是自由散漫。我不爱拘礼节,不喜欢刻板,不愿意一本正经。”

▼下转第四版

▲1976年,袁隆平(右)与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。

▼2020年9月7日,袁隆平在家中会客厅介绍自己的科研进展和近期目标。当天是他90岁生日,从“80后”变“90后”的袁隆平许下生日愿望:“(第三代杂交水稻两季)亩产3000斤,要早日实现!”

本版照片均新华社发

